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卡尔·波普

[法] 让·博杜安 著

9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卡 尔 · 波 普

〔法〕让·博杜安 著

吕一民 张战物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尔·波普/(法)博杜安著;吕一民,张战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3302-0

I. 卡... II. ①博...②吕...③张... III. ①波普,K.
—生平事迹②波普,K. —哲学思想 IV. 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92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我知道什么?

卡 尔 · 波 普

[法]让·博杜安 著

吕一民 张战物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7-100-03302-0/B·499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5/8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导 言	(1)
I . 1919 年秋天的启示	(5)
II . 解释的充实	(7)
III . 宇宙学的建立	(11)
第一编 科学与自由主义天然的密切	
联系	(15)
第一章 批判理性主义遗传的基础	(17)
I . “部落社会”的解体	(18)
II . “一代伟人”的出现	(20)
III . 传统的构成	(21)
IV . 混沌的前途	(23)
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中心结构	(27)
I . “提问的”认识论	(28)
II . “证伪主义的”认识论	(34)
III . “客观主义的”认识论	(42)
第三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约定本质	(49)
I . 一种主观的选择	(49)

II. 一种道德的选择	(52)
III. 一种效率的选择	(55)
第二编 对极权世界的充满激情的探索	(59)
第四章 极权现象的思想模具	(61)
I. 一种“逻辑主义的”研究方法	(62)
II. 历史决定论	(67)
III. 乌托邦主义	(72)
第五章 极权纲领的破坏性逻辑	(79)
I. 思想上的障碍：人类知识的不完 整	(79)
II. 物质的障碍：最初的理想的贬黜	(82)
III. 伦理的障碍：对社会多元化的 否定	(86)
第六章 极权主义思想永恒的诱惑	(90)
I. 两种社会的持久的冲突	(90)
II. 极权主义持久的起因	(93)
第三编 自由民主的程序性辩护	(101)
第七章 一种否定的自由主义	(102)
I. 排除对“基础”的争论	(102)
II. 消除痛苦	(107)
III. 消除暴力	(109)

第八章 一种改良的自由主义·····	(114)
I. 一种“谨慎的”政府行动的观念 ·····	(114)
II. “保护主义的国家理论” ·····	(117)
III. 社会—民主的矫正功能·····	(120)
第九章 一种制度的自由主义·····	(124)
结束语·····	(129)
注 释·····	(131)
人名译名对照表·····	(135)

导 言

卡尔·莱曼德·波普 1902 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后来皈依了新教的犹太人家庭,早年即颇为早熟地对多种学科与艺术产生了兴趣。在先是尝试了一段音乐生涯,继之又积极投身强大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之后,波普一边在中学教授物理与数学,一边在大学深造。他在阅读了维也纳小组主要成员的著述之后受到了激励,开始去思考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并在 1934 年将其思考的一部分发表在一部最初题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著作里。这部处女作包含了波普科学哲学的重要的基础,使作者在维也纳科学界的一些圈子中获得了一定的声望。

30 年代伊始,波普目睹了德国政治与社会状况的恶化,目睹了极端主义运动不可避免的高涨和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的野心。1937 年他决定移民至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定居,他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教书的职位,并一直生活到 1945 年。由于 F. A. 冯·哈耶克与 E. 贡布里希的帮助,波普得以重返欧洲

并应邀到伦敦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逻辑与科学方法。这种融合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在坚韧不拔地工作于当时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的不同变种中时，波普起初遇到了许多困难。然而，他终于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并以持久的方式影响了整整一代的英国哲学家。波普于 1969 年退休，自那以后一直生活在伦敦郊区。

卡尔·波普的著作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德语国家获得的巨大声望与法国知识界对波普思想表现出的异常的冷淡形成了对比，虽然，近 10 年来，法国知识界在使国人了解波普的思想方面已做了不容忽视的工作。波普值得重视的著作在法国的出版之所以被延误，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最主要的障碍无疑在时间方面。波普及其著作的时间与这些著作在法国出版发行的时间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时间差。《科学发现的逻辑》构成了波普认识论思考的中心部分，或几乎可以说是首创的部分，但此书只是在德文原版问世后 40 年以及英文版问世后 20 年才被译译为法文。波普唯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写于 1942 年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竟然于 1979 年才在法国出版发行！如果人们再看到波普的一些重要的著作至今仍没有法文版，或再看到那些“有幸”被译成法文的著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

人极度地厌烦,人们就会更好地估计到,在法国要掌握一种既丰富又复杂的思想所会面对的困难。

第二个障碍是学科方面。卡尔·波普尤其代表着那些“迁移精神”(esprits migrants)^①。他从对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本思考开始,乐此不疲地涉猎如此广泛的下述领域: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还有人类学与生物学。然而,这样一种无拘无束、兴趣广泛的思想要与我们学院式的活动领域的呆板与琐碎实行对接并非易事。在哲学中,同时亦在认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小圈子对波普的著作显示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一直要等到勒内·布弗雷斯、阿兰·布瓦耶或让·拉尔若尔的著述问世,这方面的面纱才稍稍掀开。及至很晚,思想史家才惠予在这一自由主义奇特的变种上停留片刻。如果人们另外考虑到,波普始终自以为其对论据的简明与清晰有着高度的个人要求,而且在他看来,他从未让自己满足于“对晦涩难懂的崇拜”或“光辉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模糊不清”,那么,我们会进一步地感受到某些知识分子团体对波普思想的冷漠与优越感。

第三个障碍更为值得认真对待,并取决于略微含糊不清的条件,这些条件支配着卡尔·波普思想近期在法国的引进。事实上,波普思想目前享有的(相对的)成功并非没有引起某种蔑视。

一方面,近 15 年来极权主义特征的意识形态戏剧性的风化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波普思想。因为,波普的认识论强调思想建构不可避免的不稳定性,这种认识论只能与怀疑论的含糊不清交错而过,而这种怀疑论的含混不清又必然会步着拉丁文《圣经》的混乱的后尘。不过,波普始终十分注意将自己的“证伪主义”与怀疑论区别开来,并提醒人们说,即使真理始终是近似的与可废除的,科学家仍应当充满情感地去探究这种真理。

尤其是,波普思想在法国的传播相当忠实地与自由主义思想在法国的迅猛的复兴相吻合,以至于某些注释者毫不犹豫地就把波普的批判理论定位为自由力量的起源本身。更有甚者,这种同化显得有点仓促,因而导致了双重的保留。第一方面的保留是年代学方面:自由在西方的复兴与波普在政治方面的思考的准退却(quasi-retrait)是一致的,人们由此可以极其严格地推定出一种同情,而绝非是一种效忠。第二方面的保留则更为无效:完全依靠“批判理性主义”与反驳原则,卡尔爵士的思想活动本质上就避开了各种各样的诤骗或贴标签。

昨天还表现为是社会—民主的崇拜者,今天已摇身一变为自由主义的十字军战士,明天或许会成为软意识形态的先驱。纵然如此,波普首先是一个

认识论学者和一个哲学家。他在政治方面的特有的思考绝不应该被束缚起来。依此看来,重要的是重构卡尔·波普的思想赖以巩固与丰富的主要阶段,以便与对波普思想所采取的季节性的方式或过度的回收清楚地区分开来。

I. 1919 年秋天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爱因斯坦革命”之间的对立历史地成为青年波普思想形成过程的主要的刺激者。

在波普“证伪主义”的产生当中,马克思主义所起的作用要远大于精神分析理论。由于在出师后不愿为其师效力,波普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确实很短,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使波普有了两项补充性的发现,这两项发现以不可磨灭的方式在波普的思想中留下了印记:

一方面,他发现世界的总体性理论能够自在、成功地调动事实来表明其论点的正确,并由此终于使思想宣告结束,同时终于明确地定下“可思考的”与“不可思考的”界限。

与此同时,他认识到有这样的可能,即个人能够接受一种封闭的制度,能够屈服于极权主义的诱惑。

实际上,波普从未真的原谅自己在有几个月里曾经以绝对的反批判的方式,赞同过一种独断的、宗派主义的信仰。

爱因斯坦的研究活动与马克思的研究活动截然相反。一方面,爱因斯坦的研究活动只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过去的理论皆有待核实,就连在明白易懂地反映真实世界方面无可匹敌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亦是如此。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研究活动一上来就赞同让自己的假说经受实验的检验,并告知说,只要有一次否定性的观察结果,就足以推翻该假说的陈述。波普在《未完成的探求》中写道:“爱因斯坦的思想对我本人的思想影响是极大的,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爱因斯坦方法的比较研究引导着年仅 17 岁的青年波普开始探讨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以越来越蔓延的方式充实着他的思想:

首先,爱因斯坦使他知道“推翻”或还有“反驳”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了其利益调动无数的事实,然而它的许多命题是错误的。爱因斯坦只需要一次实验来推翻牛顿的物质理论。然而,这已足够表明牛顿学说的错误,或至少是表明了该学说的无效。对于知识的进步而言,一次单一的反驳较之大量的证实要重要得多。

同时,爱因斯坦还使他知道批判在科学思想的出现中所起的重大作用。20 世纪重新成为其术语相当古老的一种重大对立的场所:一方面是“封闭的”体系,其以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说作为生动的例子,构成了对世界的终极解释,并创造了“计谋”以逃避他人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开放的”体系,它可以爱因斯坦为例,它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假说接受事实的检验,并事先接受其他解释理论的竞争。

不过,这种二律背反让位于一种更高的头衔,尤其是被陈述为“反驳”或“证伪”的重要原则还得等到《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出版。在波普看来,“反驳”或“证伪”的原则可以作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决定性的划界标准。人们也许可以说,自那以后,卡尔·波普的著作仅仅是围绕着《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发展的、1919 年秋天即已有预感的这些中心论题而作的一篇篇幅巨大的论文。

II. 解释的充实

《科学发现的逻辑》与其说代表着结束,毋宁说代表着一个开始。从该书问世起,通过牢牢地依靠“证伪主义”,波普的认识论在未延伸到新的领域时在不断地充实有助于加强其最初观点的外部成份。

从这方面来看,波普认识论完善地阐明了有关知识的生动与创造性的概念。对于卡尔爵士,知识是真正的“持久的革命”,在这一持久的革命中,各种假说根据大胆的猜测来修正始终重新开始的自身。

1. 塔尔斯基与真理问题——真理问题无疑是卡尔·波普在其思考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的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的最后,他肯定说,他把“追求真理”作为“科学发现中仍然是最为强烈的动机”。不过,赋予反驳准则的特权与这样一种肯定联结在一起。根据这种肯定,表面上看来性能良好的理论实际上是暂时的、不能持久的假说。它们似乎在摧毁以前的需要,使人产生怀疑。《科学发现的逻辑》的作者希望通过简单的方式来解决真理问题。

从这一观点来看,始于1934年的与塔尔斯基其人其著的相遇给波普的思辨以新的冲力。塔尔斯基是位数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此外还是维也纳小组的赞同者。实际上,波普在其思考中向塔尔斯基借用了毕竟是复杂的“真理是与事实相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种陈述如果符合某种事实,这一陈述自那时起,且只有从那时起能够被作为真。由此,塔尔斯基的语义学使得波普既恢复了真理问题的权利,而又不至于使“证伪主义的”原则失去信誉。因

为该原则在此丝毫未涉及到宣布真理的一般标准，只是建立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中，被陈述的假说能够符合某种或某些事实。卡尔·波普后来提及他与塔尔斯基的会晤时说，这一会晤是“上苍的赠品”。他在《自传》中又补充道：“我认为我从塔尔斯基处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其他人那儿学到的要多。”^②

2. 达尔文与进化问题——如果说塔尔斯基语义学使波普消除了模棱两可，那么，对康拉德·洛伦茨与达尔文的著述的阅读则给批判理性主义带来了一道真正的创新之光，即确定了以生物学类型的进程来描述知识活动。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波普对达尔文理论的借鉴显得最富有成果，它使波普式的批判带有了进化论方面的色彩。这种进化论方面的色彩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还未出现，在这之后，其以一种逐渐消逝的方式一直伴随着波普的思考。在波普看来，所谓“试错”的过程是科学发现的原则本身，这种过程在知识的层面上会重现适应过程、生存过程和消失过程，这些过程统辖着有生命的物种的进化。根据波普的观点，试验或实验会像自然界淘汰不能适应环境变化而继续生存的物种那样，不断地排除错误，从而有可能可靠地选择理论。波普认识论由此配备了相当可贵的生物学基础。由于这一基